

集部

灌園集卷十

宋 吕南公 撰

書

上曾内翰書

内翰閤下往在熈寧之初閤下以令長進京官遭值聖君賢相留神至治而閤下遂為參贊新美之腹心當是時某再以舉子紬於有司去十五年間實見閤下歴省寺登禁近用直被讒出典雄藩遂廵擁節鉞董百萬貔

虎士為天子鎮撫南蠻扼制西羌功名資致秀茂顯赫
與古賢將相上下窮山越海能言之類莫不詠誦風烈
想望聲彩而某幸以褐衣事筆硯丹鉛從諸生後薄曉
辭章又有鄉國枌榆可為寒晚依歸之號乃獨至今偭
然未識閤下顏面蓋常耿歎以為士而志於道德惟無
外慕焉耳若夫禮義之必行則窮達非所以間之聞諸
前言三代之盛法度之行人才苟可以事上未有不聞
於家邦其所為道隆德駿之君子位不止卿相其國而

進乎天子之所則列國之臣皆得因治王會以走職而承訓其雖各仕一國莫不有朝聘交相請覲之事蓋不如是則義不足於己禮不足於人也孰有生長同乎四封之內學云同師行云同表而自壯抵老未相與者後世之道德不明是或一蔽故居而未及仕與仕而之他邦有鄰不覿者維此之故窮則知有達者而達則於窮者或不之知乃勢之常而情之不必怪者也昔閣下之自桂而北也旗旌過故里道路為之榮耀巷兒閭婦畢

出傾仰而某不獲伏謁導騎之前則以閣下未嘗還鄉國其於不敏宜不知今且莫有為窮困之先者將以輕易得罪於行塵故不敢也及閣下以哭亡來歸而某又不得速往則以既未嘗得見而遽以賤弔貴非禮之情又不敢也雖然某終願一識閣下顔面以慰歲久想詠之區區以稍異於鄰不覿之徒以不盡廢夫賤敬貴少敬長不肖敬賢之禮義而使閣下亦幸肯降意而導焉以知鄉國之寒晩有可與言乎否也是故來伏屏外竊

以世俗之請見必先之以高妙無底之譚辭瀚漫沸騰若應魯門之問然夫未見顔色而言孔子命之為瞽而曹爽所以甚輕王弼也某則不敏惟閣下幸肯降意而終賜之見則某將有自此之繼承焉

上曾吏部書

世所謂賢公卿大夫天下之人莫不願見之意或不齊同則不倿之區區謹未敢以衆人自許甞觀秦漢以來功名之士往往成於激昂或亦求而不得得而無立比

之逆取順守有妄有直其猶可議何則彼其內有欲行之志又有可為之才而外無鄉閭書登之序以助其進則其矯首引吭豈不宜哉至如後世辟察有令科舉有司而士猶爭以躁競熏馳是則為肉借皮苟求云爾曾何足以居激昂之後哉無可議矣乃若某之所意則以為富貴之亨否聽之天功名之有無視之時充吾所養而無所待於物不亦可乎然則所願見者道德文章命世之士而已其於公卿大夫為不為非所問也昔者食

於逆旅蓋十五年嘗再至京師而未嘗得見所謂巨公
貴人非無所見者也方天下之人皆得疑於借皮而已
則非借誰能覆按哉不如勿往以使氣焰之閹人無我
惡也夫讀書而尚友古之人於悄悄之牖間孰肯同于
塵俗致見惡之紛紛乎惟閣下凡弟言成文而世莫能
加動成德而人莫能擇價滿乎四海可謂命世之豪傑
而先墓高枌宛在此都攀援眹附可以及識而尚以隔
遠未及也又況其他往歲舍人屈於洪州實獲一見其

後自福還朝又見焉而翰林與閣下至今未識也夫南豐為邑著於地志千載而未有一人以文武勲名書之史氏至宋興且七八十年而後天下稱曾子固又至熙寧而翰林與閣下俱鳴於時而事業條緒卓偉光衍特未艾也使異時載筆之士踴躍慰藉如得夔夷稷契而序之一門三人並駕方軌何其盛也聖天子在上所以圖維緝治方將跨軼三五而閣下以太史知選部上之注待其將盡得天下英材以完萬世太平之基則閣下

之所成就可坐而知及今未也乃使某得望風采於苫廬松柏之次豈非天也謹以窮賤姓名干諸將命者某求仕於科舉而不得則無所道矣去老於邱園治田桑以飽煖殘齒耕稼暇日尚能作為詩書以歌咏太平君子之聲烈百世之下或有傳焉則曰閣下之舊鄉農圃野夫乃有功於文字也則今日之蒙賜見或不辱焉昔韓退之負高世之文已出身於科第而三上書宰府不得見其自序始來京師拜馬燧於馬前知李實匪人而

溢言推美之局局然作釋言書唯恐失三貴之意也竊嘗為歎息伏惟閤下賢德幸不責某以此則既賜之見又降意而導之觀其在衆人中為可議乎否也則某老在下風雖無元和侍從一官而死見退之可無愧色

上徐龍圖書

龍圖明公閤下夫勢利俗成而道義之交鮮復見也豈唯隐約者不安為士之分而用諂失已亦其貴顯者之器識未必真賢則驕瀆不能忘也惟賢者乃有以大過

人而後能不以外榮殊其內得是其於天地造化也師友之矣畧去儻來之富厚曾何暇於貴賤而辨之山林之瓢褐廊廟之章節俱為寄順之影迹而未始以入其胸在我與人易地一也夫然故貧有以忘而卑有以化視德之存焉耳若乃所知所至未有以彷彿乎此則亦衆民而已其竅之所靈習之所成肌淪骨浹動息覺夢無非光華之慕侈厚之羨也則惡窮賤如汚穢好榮盛如雲漢患未得則捨性命犯禮律以僥求幸而得之則

滿盈怠傲謂顯榮之極致具諸已也為下佞偽為上難事其於中扃迥然戾矣夫惟天下之勢不能一土無民則不能一日無事而公卿大夫之位豈容或虛位不容虛而賢人則不世出也而欲以大過人之事責於昧昧之衆民其將有可乎無可哉古之人固有倚于執政之門者矣其於人也蓋自知與我甚敬而不怠有所不顧則趨而避之彼誠知所以處擇然也漢魏以來貴顯之名載於史氏蓋已不少考其行業之所就自非有抱負不

羣未易至爾然尋其初終之所踐則不涉諂屈者少矣即其終以緬其初雖比之不墮泯泯輩流而悼恨慚恥之蹤瘢瑕而燭映矣不知悼恨慚恥而唯逹之快是亦衆民而已嗚呼誠有内得之真賢而不幸在野適無必異衆民之公卿大夫則亦忼慨老死於布韋之下安能俯仰取辱於勢利之塵哉某農圃寒緒禀受孤耿讀書為文辭不肯止於茍售則探高究遠以尋聖賢之閫奥而笑譏謗怒造次遭蒙盖嘗隨俗應科舉而不以為嫌

也乃特以書姓名於富貴之門謁為羞豈曰能賢亦以不負古人云耳京師之朱門小而多者猶當列郡之旌戟其大而有數者可知矣不以吾身之兩掌周旋於彼而紆回刺促顧見明公某此來則非卒然者也竊以承平多士三尺童子皆挾進身之學而懷台衮之達長養收成往往遂心顧唯所以履藉異於漢魏以來貴顯者之步武則幾希也其猶有負矣明公襟蘊博大命世之豪而三十未仕優游下國文雅輝光泰然無不足之色

一日抗言九關不頼先容而直取萬乘之知遂與黄髪宰相均承體貌使四海含氣傾想風采倚以為皐夔稷卨是真無負矣向非有大過人者奚以致此若某之蹇拙何足以言道義之存然而所操特不諂之區區非日月而至者及今殘齒未盡一識特起之賢可無驕瀆之辱也亦可以言平生不失矣雖然尚有所患盖當天子未用明公之時某既能少知賢人襟蘊矣而顧見之請乃伸於四海傾想之後使勢利題評致疑於隨俗紛紛

也此鄙心所為自憐伏惟明公肯賜亮察知其未嘗自輕於朱門則明公今日之爵位非能使某去彼而就此者也如是而羣疑息矣其著作未成今所存者乃閒常應用之作適可覸其言之工否而明公以為可也則獻之屏牆良有厚幸以為不可則前所云云悉出所慮之外矣

與楊次公書

某頃年同諸生録鄉先生王補之文其中送行序一篇

道閣下於三禮之學用力敏强悉能考正崇義舊圖以成一家書最後又聞閣下作極書以擿紏太𤣥之所不盡於是興歎聲以為苟於學事短闕安能遑暇於斯沾沾舉人檢韻商對偶以臨儌進取之丈常若不及彼於先儒之業是非乎何有夫二帝三王之治嘿滅而復行於世凡有心識莫不知之然則陳迹餘丈存與不存知與不知於當今世用何所關礙況於漢人陰陽星氣律歷推步之學而足討論揚雄在時笑者頗輔已疼到今

千載士雖間有讀者而玄之道實無寸刻得行是以太玄三禮之書其度數是非不為進取人貪愛亦有由自但博聞多識先王之所以貴夫窮理則六合之內外茍可以為說者詎容不知韓退之稱欲盡讀人間所有之書蓋非偶然之意農翁之善蓄稻也層藏累納有淹二十年不發售者紅枯自腐童子知其不任炊煮然而莫敢以不富謂翁則夫閣下之用心縱不能助功勤於今然亦足以對舉人稱富夫富非家常人有之事也則補

之寧能不以言補之且不得勿言則某之區區方關然
而多識博聞能無賞歎日者會承閤下來掌敝邑之簿
書私懷喜幸以為平昔之所聽聞正遂親見二書所至
冀將得以借讀而就講之而不自知疎情之因仍謁未
及陳而閤下已赴臺符之選顧往而莫之前於邑何盡
自車馬之去邑且半年矣雖不嘗參奉神鋒而傳覽閤
下之辯論文辭亦既良多念二書已足傳世而士流所
說復不止此皆稱閤下精達老佛之書有底之論以備

諂諛嗟乎閣下之富其遂不可極耶何其力之豐也昔者孔子門弟子下及孟荀揚王諸公皆無力於鈎考繼傳數制之異同與夫掩襲星官歷伯之所失顧其有以易此則亦未易言耳今閣下悉能諸公之所不能而又收功於老佛則夫未言者某知乎哉知賞歎不忘而已自撫去洪次舍不遠方以拘滯不獲亟造譚莚二書之講求何時適顧況於老佛之論而敢斷於側聆北望下風欽悚欽悚

又書

某惟閣下之所有足以從之講學以助多識博聞昔者
奉書言之具矣念之勤謀之久卒不得焉命也自過鍾
陵始獲奉拜風表而從容承論不克久次北浮湖波并
到樅陽私心嘆慊戚戚不自忘已近迺蒙達理者相寬
譬焉其言曰學非名數不立乎應曰是宜知耳即楊祕
書罷今官遂高超遠往不可望見乎曰未可量也吾子
之鄉人事學者特吾子乎曰五百人也知楊祕書為可

貴者誰乎曰罔不然也然則從之者寂無人乎曰否芭
槖就洪而師事者四十人矣曰若是吾子可以勿憂以
叟聞之器不大者響不洪求之誠者應必露未有拍麝
而香不揚涉澗而足不濡者也信以秘書之才俊溫良
在秘監中不失知聞可語士矣而子之鄉去洪三百里
士五百人并知秘書而從之游者有四十人夫四十人
者之為是行豈悅其聲容跪揖而從之耶必將有以求
益矣彼知以益為請則揚必有以應之以充副求揚之

道者自今滿子之鄉子可以傍觀竊聽得之如其反是也吾為子弔乎可弔矣今何戚戚為也伏惟閤下有樂育人材之志又當推仰之資開明道達投迷以悟則區區南城將多學者如某之愚或亦有望以不為違理人所弔豈任幸甚謹布襟私幸察幸察不宣某頓首

請見李宣義書

今日寓內財賦充羡中外帑積貫粒朽腐彌漫相因宿史老府之所褒歎以為承平以來未嘗有之可謂富也

威械壯旅雲布營壁且作且增訓練之精誅賞之明黠羌悍敵之所疑畏以為和好之世何事爾也可謂强矣然而丁黄之籍月益户日益名比方盛古曾不啻累十百倍而晏安之俗未大成憔悴之志未盡平則是民安之未至也夫為天下如黄帝亦足矣而書傳其事不過國富兵强民安而已以今廊廟之吁俞精鋭十五年間該通委備坐致富强如此而民獨未得其安則惟賢才守令稀罕故耳無土不家民無位不置官西北徼乎奠

漢東南窮乎海嶠郡邑相望如晴霄之星見而諮訪其人求無屈恨則百不一二焉以為高材美質不容世出則藹藹多士之時其三光五行將非今日之天地中間乎以為搜楝委任有所未至則褒厲之玉音薦揚之論牘屢出交上豈其皆虛飾偽報乎使善評理義之士考鏡于此則亦有衆人常多君子常少云云焉耳蓋甞聞之古者道德郅明之代其法度既立則有以使人人自盡也其人之才有所不逮猶得勉强以成其務以不為

曠瘝使民有所依倚也後世此道滅裂而士之所以自養與自期莫非苟焉則入官之計主于豐亨利達而已自非賢德異才卓犖挺特不淹于流俗之習慨然以忠誠為已任則休聲和氣何以有見于聚落之蒼茫乎于斯時也有身有家得一日濵近于休聲和氣之地既可以慶幸又況乎居游作息三載于其部乎某困窮無所可用者獨能推尋賢人君子之用心自閣下之屈于敝邑于今蓋垂兩月而私竊快忭乃至居行夢寐之不能

忘夫區區一布衣亦何所不容哉以為四境之内姦詐遂息善良遂無患則百里之安非細事也固為廊廟之福矣是以不自知其洛嗟慰悦之深也夫求閣下之所以賢觀閣下之所以得民亦豈如天鬼之不可測度必有一言可以盡之則忠誠自許焉耳推行明智以聽斷于事物之際而操心耿耿未始以一邑為不足屈我而蔕芥于胸次此之謂誠古之人所以深山天下無適而不自得常不失為聖賢也夫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人與

之名其中不可揜者至誠而已使閣下而得志愈尊于此位則民之慶幸愈廣大而衆多豈唯一國固將兼及四海矣盖賢才之所在稱慕于千載之上而不為久重跰于萬里之外而不為遠以南公之不佞而卧于田廬乃得與為閣下安静之民豈可不一識賢人君子之顏面而聞其緒言乎非不知布衣分邦君之庭為末俗之禮也以為讀書想象風采之不足不若涉末俗之禮以遂識賢之志為輕重有所措也夫是以竭來謹伏署廡

唯所以命

上知縣書

士嘗歎悲以為見賤于世夫世亦安能必致賤于士哉顧憂所以為者或非士而已矣道有内外而勢有崇卑此其所以為世令惟學而無所得于内又何望貴我者于外而必欲有得則望固不足以言之而勢之所居又自有常何足歎孟軻子思窮為布衣所過之國爭餽而競禮直將以為君師而二子當時于餽或却于禮或藐此

唯其負所貴于内故耳及其勢在宜屈則雖州閭之走吏操檄而謁于門其必悚遽攝袂而從之豈不以我之所得不足以廢彼勢之所崇歟今夫以士自名而其實或未有以彷彿昔人之毫末然而烏冠素袖相望持謁皆足以抗禮貌于勢位之前夫專謂之不我貴何哉特未之思此而徒縮縮乎慚且病者皆不足以語為士之道而其歎悲亦自苦耳安能動世某不佞少而願學長猶未之有成是以未嘗輕望于外亦未嘗不以孔孟為

之依歸昔者先人有户于此邦而生是寄焉則據之以為家方緣貧苦之故未免隨應舉覓官之後則雖食無田而棲無山猶不可以捨而之他也又況乎墳墓族親實存此地哉伏承執事以賢來宰而聰明詳敏之器韻方將發揚仁風德政于茲思同邑氓均賴涵養之賜不敢自匿而不參諸生以進拜堂下稱慶幸于為賢大夫之氓於心實有戚戚也若夫歎悲之與見貴皆所不以為意惟左右亮之而進退焉

與傅公濟書

公濟足下羇旅無恙一別八年無由會晤思慕懸殊音塵遂絶間者人自西歸能言動静閑頗近利伏惟慶快早歳參陪游集得覩辭誠何嘗不以名教自居相期懇到没齒以之不謂一客邉方遽喪本心割徙情愛輕忘墳墓二親白首孩幼滿室隻字不寄逢人不問嗟乎公濟乃及爾乎庸衆之人不講文墨不師聖賢然其骨肉天性各懷種類撫循依聚今古無變寧有齊魯門徒三

試禮部志取爵禄臨涖小人而肯滅裂家累了不顧省古人有言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氷生于水而寒于水公濟日交外蕃輒亟過之能為世俗之所不為青寒遠矣公濟豈以故園貧素不足存活乎則父祖宗支嗣慶緜衍非不足也自公濟辭鄉以抵今日朋游零落死亡過半人老多慈陌路猶悲寧公濟固無懇惘耶若劉氏婦翁夫妻繼逝尚無幅紙以申弔問則于他人不論可知嗟乎公濟亦四十矣豈其未能不惑乎其亦放而知求

乎身無李陵之罪又無蘇秦主父之怨而甘心異域如
處清都古人可作公濟孰與女當結褵男可就學公濟
奄棄之誰宜收之祖夫人九十尊公亦七十有六矣父母
之心養老送終天下一致公濟非無五内而不以此念
是獨何也客有誦公濟矢死不還鄉之語者曰身可没
䰟不可歸嗟乎公濟生于空桑者歟猶宜有抱哺之情
也忍為此語聞者酸鼻僕不佞黙覸公濟程躅自惟不
當更以故舊奉望然尊公相過睠睠在談聊申惷言以

備切偲聽之恕之唯命而已公濟勉之吾言不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嚴續曽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灌園集卷十一

宋　呂南公　撰

書

上運判書代鮑父道作

昨者再奉臺符督以進所著文上中書備差擇充學官事自初承命至於今日思之勤矣而終不願應者未能無説於此盖聞士之所以善於行身也以其能不近羞辱而已矣知夫羞辱之不可近而求所以遠之則譽不

足得而咎無自來往者某惟勢未容於不仕而義又可以出也則持諸生之業以干有司之見妝干之日久至於四上禮部而三黜乃得一出身為選人間嘗内悲以為雖趣時天下之所同然自道而觀之則彼未之信而我嘗請試彼未之與而我欲以取是皆得辱之道然則某之所近不已數辱歟數辱非所宜堪此又憚恨平昔之無能少逭者也今夫廟堂之慮將以致風化於同文而推擇賢才司其教養此其意豈不甚善顧被舉之人

猶有不宜輕動者舉未必信而信未必用也夫合聚數百口之辭章而待一二人之去取此其與應試諸生豈能興哉就如見取或不足貴及其不取則是三黜之辱復增為四豈所堪耶幸沿下局得居明公察臨之下禄以養親官以庇身行法以俟命可矣践非所宜以近舊辱正恐一日自悲之不暇所不願也焉能知其餘圖所以行身不失於善而已伏惟仁明當賜矜諒

與汪秘校論文書

往者辱示勤勤之意使以鄙文進禮几席承命既久冗瑣未能即呈迺今不免獻矣猶顧以言嘗於左右盖所謂文者所以序乎言者也民之生非病啞吃皆有言而賢者獨能成存於序此文之所以稱古之人以為道在已而言及人言而非其序則不足以致道治人是故不敢廢文堯舜以來其文可得而見然其辭致抑揚上下與時而變不襲一體盖言以道為主而文以言為主當其所值時事不同則其心氣所到亦各成其言以見於

所序要皆不違乎道而已商之書其文未嘗似虞夏而周之書其文亦不似商書此其大槩若條件而觀之則謨不類典五子之歌不類禹貢盤庚不類說命微子又不類伊訓至於泰誓洪範大誥周官吕刑之文皆不相類也葢古人之於文知由道以充其氣充氣然後資之言以了其心則其序文之體自然盡善而不在準倣自周之晚六經始集七十子之徒雖不以誦經為功然其尊仰孔子盛於前世及孟子荀卿相望而出葢復尊孔

子而小衆家故秦火既冷而漢代諸生為辭不敢自信其心而曰我歌頌帝王盛德與夫論述世故皆出入六經峻有師法不可庛纇此西漢文所以見高於世而東京以下學士不易其説也雖然亦其説如此劉向之文未嘗似仲舒而相如之文未嘗似馬遷揚雄之文亦不傚孟子也張衡左思等輩於道如從管間窺豹故其所作文賦緊持揚馬襟袖而不敢縱其握自是文章世良一世幾於童子之臨模矣繇揚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後

韓柳作韓柳之文未嘗相似也而前此中間寂寞無足稱豈其固無人其患起於不知由道以充氣而置我心以視傚他人故雖勞猶不能傑然自立去元和至吾宋又數百年而有歐王之盛宗其學者文辭往往奇特然至今者又巳少貶盖文之為道由東京以下始與經家分兩岐其獘起於氣不足以序言之人恥無所述因乃瑣屑解詁過自封殖且高其言以欺耀後生曰文者虛辭非吾所取吾嘗釋經以明道而已疲輭人喜論銷兵

是故相師而成黨嗟乎從之者亦不思矣夫揚馬以前文章何嘗失道之旨哉今之學士抑又鼓倡爭言韓柳未及知道不足以與明不如康成王肅諸人稍近議論噫又過矣夫所為知道者果將何為必將善於行事而有益於世也不識康成王肅之行事有以大過人乎如以為行事因時難相比責則所以去取重輕者無乃謂學經貫穿衆說難於立意成篇乎是又非吾所信且天下孰有能飲千鍾而不能三爵者彼解詁章句三爵之

才而已陸澄非不能說經而當時有書廚之譏此足以見為文難於解詁夫使韓柳為澄之解而有不能乎彼韓柳者蓋知古人之學不如此是以略其不足為者精於其可為者耳說者又云吾不論說經為文之難易但經術明則道可行吾故趣於此此亦不然夫康成王肅之時大亂數百年而後止此時學者豈不知宗本王鄭經術耶道何以不行也孔孟以前學者未嘗解經而言治者每稱三代且先王所謂明道者豈解詁章句之謂乎

後人欲追治古經而按此以進焉吾不知其與捕風者何異矣天下治亂有常勢也儒者之才不務見於事功以助為國者之福而希世沽名茍為家說以亂古書自稱髙妙此何所補陸淳豈不明春秋希聲豈不明易祝欽明豈不明三禮然此徒於當時治亂為有補乎否也而後生方倚此論功不自信其心以思自古文學道德之變而更紛紛輕視文人且文章豈足為儒者之功即能之固不必恃然解詁人輕之亦錯矣是飲千鍾者不

自以為能酒而三爵者反笑千鍾之醉也某不佞少年時浪事慷慨欲以文學自立二十有餘猶不得其緒以為能事止於時文而已葢至於二十四五然後克有所見於列莊見道之書於六經見道之訓於百家見道之所以文而文之所以得於十八代史見道之所以變沈酣而演繹之竊以誠心自許私嘗以為文學之事雖使聖人復生不得廢吾所是而遭時不偶有前之云云天下滔滔未易同志唯當勒成一家俟之百世焉耳秘校

才高而識敏亟從時俊之列超拔入官而問學淹該如不自足方用謙屈乃以及於鄙文且某何敢愛哉但竊有所疑者當今文與經家分黨之際未知秘校所取何等之文耳若堯舜以來揚馬以前與夫韓柳之作此某所謂文者若乃場屋詭偽刼剽穿鑿猥冗之文則某之所恥者往時嘗為之矣然未嘗以之比數於文也譬猶美女時花細麗艶妖朝盛而夕衰焉目雖偶游不足以為榮觀必若黃河泰山峻厚高簡渾灝奔注與天地齊

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未識所取亦在此否旅貧而力奪心氣有所不專下筆超超或未了意祕校取之在此雖一言可以致亮如其取之於彼則又何言謹録書陳正事以下若干篇以復盛德惟試覽其如何若熱煩汗書不狀心

上時相書代鮑久道作

相公閤下某竊惟之天下有慰悦不在乎分之必得而志之益通自足以為難逢蓋儒學之徒吟思文字之間

識見經綸之方而軒然欲以有為於當世者古今有志之士宜其不少然而必得有為與為而克成者抑幾何人顧令有為而必成亦自天下之福耳於有為乎何有要惟帝相君公獲任所在當必如是乃為得意而已彼夫不在其位者何哉然士無用不用皆知以太平為心則雖草茅之身豈能無意於當世自昔廟堂康靖而八表晏如勢有無窮之寧而計無一日之患可謂盛矣而於此之時人懷一不急之言野與一自得之歌有沮而

止之則悒悒不快夫志之各通者果天下之慰悅歟而分何足以言之某頃以布衣諸生同波仕進之業其於世道亦何足以當損益之毫毛而竊有志焉異時名忝一官更從趨走之事塵勞偃蹇固應無所復望而於今日若有所喜者豈非大人君子有為於上而下之無用亦猶斯志歟天開陛下登倚相公于四海喁喁之際而興除大計一將刷蕩有源之弊而扶殖甚大之功若今制兵憫農用義正恩以材考官察刑書章貢舉皆先代

名臣所不盡明或雖明而不敢為者而相公既果為之為之且又垂成也但令當今剩有可大用之人不過斂臂稱是耳若某之不肖力不能効戈殳以助揚不戰之威名智不能精計算以翊弼制置之權宜故平時所工唯在於先王之遺經與諸子之傳言而今也英竒辨正之士又紛紛而衆起則某者果不足以當毫毛之損益哉然尚有言焉蓋聞天下之治必成以歲月之久而君子之行事非持之以泰山不移則志不立以唐太宗之

明而輔之以房魏諸公然終貞觀之世猶有可恨處假如當時沮惑於封倫等輩之言則安可知故今日之必致太平不在乎有為之難而在乎持以不移而俟以淹久也凡人之識慮多不得齊同所以相為是非往往未定方漢武留心匈奴時朱買臣衛霍之徒九十其羣翕然贊之而汲黯公孫獨知以為不韙及其擬議封禪則倪寬諸人傾意稱善而卜式專以為非不識為當時人計者許誰者是且定誰者非耶毋亦各順其識見所同

而已矣晉武伐吴吴主且輿櫬而廷臣猶有乞斬張華者憲宗取蔡李愬已入元濟卧内而東方諸侯尚飛章請得罷兵故夫論議之異同何足據依要當察夫事體如何而已矣今之天下治勢垂及如此而論者或以為言願相公之勿動以就有為之福也且夫天地之間五情所以不興者唯人焉耳則小人臆慮何嘗出乎君子之所知然為某者必區區於斯言蓋亦願通志者𡚶譬之不急之言自得之歌聞與不聞曾何足道然而必欲

者幸上之人勿奪其慰恱而已伏惟賜亮

又書

某聞君子所學當博矣而其要不出乎仁義仁義之本存乎人之心而充積之盛得以立天下之道大之為王者小之為匹夫無加損焉學之於仁義豈不重哉自古聖君賢臣其所以相訏謨暇豫寘天下於熈平而儒生亦以隱約之身扶持此道使不滅絶者其事業可謂神明矣然語其立政皆不過廣吾愛以立天下之愛盡吾

宜以區天下之宜如斯而已耳故夫仁義者學士之心所當汲汲也自始學至於終身自知之至於能行百日放之而一日由焉則得為善士百日由之而一日放棄則又入於小人某之不肖有聞於是久矣竊嘗自思以為道無所不可致唯其得勢者致之於天下為甚易勢之所得行無小大之閒惟其才全德備者為無難方今之時有命世者出乎則足以勿論爾矣必如勢不在於命世則我何能知知求吾志於仁義而已矣自試於場

屋以至為法曹旦旦以是誦之而遭會亨嘉親見相公登庸其經綸措置莫非治古之能事而前王之難過者也則以書先容於閤下且自道其慰悅曰願得持久以俟化成勿為異議之所沮夫某豈專病謏者而然耶以為今天下之望顒顒于熈平而言者或無益於行行者又無幸於成則道何自而立化何自而成我知慰悅與願持久焉所以志於仁義而已矣不虞事興慮外臺閣諸公乃以固陋之名上聞謂宜備員教學之一官而詔

旨下臨使陳所業決可否於有司是舉也某所能堪耶德不足於有聞才不足於有為何修何做而取名於師資名出乎此矣實將焉責哉是固某之不能堪也蓋惟學而不仕則無以達乎義也則某之所以在小官而不自以為不宜至於仕而不學則亦豈某之心唯其所言所行未之能信而遽將仕以教人則於義滋無以達之義無以達則不敢苟進焉某之志也伏惟相公道德全盡當大有為之世得不世出之君周公以來所未之見

若今辨材任官各當罷能大者制權而小者役職治化之序凜凜於垂成矣若某之愚尚何所效尚何所論然而鄙心所汲汲知所悦顧而知所不敢也則猶不為放棄仁義之小人以辱盛時使今天下之士其德優於某者被用而不得辭則世已多士其荒庸固陋比視某者又不敢妄進則廟堂風化之意某或不為無助伏惟相公矜而勿罪謹布區區以盡愚忠

上執政書為人作

相公閤下某嘗聞之為士之道有二患而罪惡不預其間唯其力不能學而才又不適於用則皆足以自患其身二患之不免焉皆不足以踐人之形而充士之名然則小人而已矣小人矣則罪惡何足以少之故論之世以觀之士則乎學不力之患易而乎用不適之患難何以言之蓋今之士其學有非所以學則或不足謂之學此已甚矣而上之人又正因其術而定宜收可棄之名於偶然忽爾之間雖屢棄亟收何足以標題彼此之是

非哉平昔之空疎一朝之合格則得以陵厲資迹於顯設之塗雖知其學之猶非亦不足患矣若夫効官揭職則必有其狀文不亂法而武不犯禁大者知要而小者及務無崇無卑無久無近無繁無簡壹當有以慰塞乎人之期望是乃可耳十年領要任而利澤無影響三月親一局而理道得以稱此不亦才用之所露歟宜稱而莫之稱名可任而實不足任焉使若人殊無心氣襟靈則姑置勿論必如未至於此則憮恨媿耻詎有已時某

之所謂學不力之患易平而用不適之患難平者時固然也自某之少承父師之訓勵日為求進之事藝以幸於一時既例薦於鄉久遂得第於廷亦有年矣顧惟平素之所治已不必問然由入仕之日奉法律祇教令竊尋明天子賢宰相所以緝熈經濟之意餘力習耕戰書相方畧謀利病以輔養不敏之才而備當途頃刻之指顧雖知淺特不敢不勉亦至於今者而猶不見取於在上之人尚不自抑於無用之場而區區更復有言於台

屏之外焉豈亦有說蓋聞人之功業所就雖各因其才智之小大然唯其有事則愈足以見其所收譬猶豐宮巨室之已成小大負畚篑備洒掃耄翁坐閣下司誰何便為安家於此之時雖有工師百身無補於參涉及其歲彌而舍久有宜修必葺之勢然後匠石辨材弟子運斤陶叟眎覆甓夫詳甃丹手漆人交臂合聲各致其能乃見所功故當天下之無事也内外羣司因循軌檢無不可者雖至有大所負於功或未易圖至於治具不得

不事更張之際則寸片銖勺之能其於入用皆所庶幾伏惟
相公道德之望朝野一心倚之隆平周公以來所不得
擬方將器使才類俾無不伸代腐以堅滌汚以清以爍
前光以尚後聲以還二帝三王之盛如某之鄙才縱未
能大固亦有志縱不堪為之工伯覬將備諸其徒願嘗
效焉無狀而後已功業之盛豈敢言之至於或免不適
用之羞而少平為士之患則荷相公之賜無有涯量伏
惟高明矜而亮之

上參政書為人作

諫議閣下夫知人與見知於人古今莫不以為天下之至難而某則以為二者雖然而未若知人而有其勢與夫見知而會其時之為難也何則夫所謂知人者亦小人之事顧必有君子然後可以責此云爾以君子之事君子而曾以之為難乎彼小人者於己尚不自諭奚暇致察於人若夫我未足以取知而固以望人此真不易但士之於世其才能各有所適則亦不必全盡乃始必

聞是則凡見知於人者有以可知而知則謂之以義有以未必知而知則謂之以命有義有命無以俟焉果不足以稱難於天下哉昔者顏淵見賞於孔子而生不免於貧賤他日身死則從之乞一車以為椁猶不可許淮陰侯紹介蕭何一旦坐諸將之上而人主莫之違夫四人之聖賢文武雖不同而其所以知之與見知則不異然且一終窮一速達者孔子之勢不足而蕭何之勢足顏不會時而淮陰會其時故也夫勢之與時其所繫蓋

如此謂之極難豈不信然自某之得仕於今十有八年
書吏八考而猶未出於州縣前年以常調詣銓階緣觖
慕望拜左右則容顯受提挈之賜於舄履之前内惟無
狀豈足以上汚髙明君子之門身非韓侯顔子之器而
承值賞拔冀或似之豈所謂以命者歟兢悚猶未定會
麾幢出嚮太原盖嘗自悲以為區區之命豈果無幸於
吾公歟歎辭未幾而閤下既受召節及今之來則閤下
實坐東府某是以欣愉夙幸思復倚於門牆也竊以當

今廟堂之論一新天下之政政之綱維既畫舉張農刑士吏科任其職職足其人事且成矣其尚奚言抑嘗聞之太平之用士才無細大之擇唯各周其器之為宜任無始繼之異唯可其事之與委若今之大務猶在二邊靳安而未之全籌謀指顧利用感奮某誠不武願以犬馬餘年嘗展荒窮之力於有為之秋庶亦自勤以不辱高明之知伏惟閤下德業之盛方將形於久大仁明所燭何隱不徹何微不彰若某之愚豈俟陳說乃以卜宜

知與否之如何謂今閤下之勢正某所以取會之時憚於極難以重無幸之悲是以不嫌於獻欵即蒙矜亮何望如之

灌園集卷十二

宋　呂南公　撰

書

上提刑郎中書 代人作

某聞之君子之道有見於退而終無意於進則雖天下之大不以關乎已如其心未忘於有用之境則一身之行止尚不得不借資於人亦何言天下哉盖嘗觀書見唐虞之盛時其世道已隆其治具已張上之人孜孜以

亮功若采為務而百揆四岳亦既在善而宜同矣而巢許之徒方矯然以立異于是背睨而掩聽疾走而避逃以為是笑而可羞求若人之心葢以箕山潁水為無盡之樂耳顧曾僉舉之涉慮哉士唯識願不必于均壹是以咸熙庶績其必以人欽俞試命黜置之所繫則下之所揚豈不重于上之所咨且以共兜之無狀而不决于棄斥雖以舜禹之賢聖非由衆與則未拔出于羣工又況乎碌碌之庶職歟舉知之所以重輕甚乃如此世衰

道隱士稀勉勉之修而盛佻佻之習皆知奔嚮于進仕之地而不思人之謂已何如也而已果不為人所信求者不以思而應者不以信故舉知之風自此寂寞而無聞矣士而不幸出于寂寞無聞之後其行若止亦知奈何必能遂志于退藏則𤓰于未在中道將以區區于適用則必進之助難容借之毋已焉亦有端我以俟人而已矣凡今之在于下者其路正軋而其勢甚驚也位與言乖則事與力違唯乖且違此簡書察責之所為惴惴

而何暇望知已之人而舉揚之雖然猶有訛焉以為各占分所宜以自幸焉斯可矣葢仕而願達苟有名于祿籍莫不念之使令仕而得願之人盡已俊良則無所復議萬一不爾則失所以蒙稱而被薦者尚非各幸于分所宜乎一人真可而譽之者二焉衆猶未允也一人未可而譽之者四則衆既服之夫某亦安識若人之為可未可哉姑以時世之所同占而言之耳某不佞少而謬志于進故為進士之學詰曲于薦試者先後十載葢四

覆于禮部乃克有成綴名于選科掌法于山川在衆人
中誠不自知某嘗所蹈籍與今所莅領為果如何方思
端以俟焉而幸出于不圖前守張公與今守劉公及運
使徐公皆有言于甄借自惟孱陋無所堪于進用而獲
助于此則始之以駭而繼之以喜而中又自疑審以某
之行身為真不足用歟則三公者何為愛之而不至于
失措以三公之賢而措不容失則今憲司之重如執事
者何特未以為憐乎是某之所為自疑也伏惟執事有

才甚巨有德甚明當廟堂咨吁講求治道之時思有以網羅器使倣傚二典之光英而親承汪委出振使者之權以照耀于江表其神之所達精之所察十郡之休戚良窳蓋無不在術中者矣如某之鄙必有所處即蒙噓及始末遂以成就則何但使某不見笑于退藏之徒必將揚厲庶職以宜已分使三公者皆免失措之譏焉敢布腹心唯實處之

上運使郎中書代人作

某以下才浪從諸生課試之後幸備一官守掾局于遠方而屬當明公察臨之下自以無狀恐不能勝稱事任而勞執事者之放斥迺不知大人君子惠顧所周存細而容愚委此不議已為厚賜而閒更被以書教以所不能而又責之以其所見聞來訪于左右焉嗟乎此盛德事也顧雖不足以辱問然區區之心亦由是而興感蓋惟士之從于此世也茍未居乎頑鈍不靈之魁則幾乎而不有心于行事少而學焉長且試之夫孰不欲而禀

令之法則勢有所制葢上之人將大有為而欲盡宜于下下之人喜于所逢而思有以伸于上然或不能也何者位望之有分而崇庳之地遼則幸夫言論之協符事權之相與亦已鮮哉今以某之荒庸無所取類雖亦有所懷而志慮槃礴曽何得于明公之意外而于此過蒙諮逮焉將奈何而復之毋亦因今所欲陳而取鄙心之所謂尤足備用者致下僚之忠而不虛辱于明公之被及冀高明亮之伏見今南城知縣著作佐郎葉謫端厚

俊明有巨人之器姿其當官所試葢未顯久而事業趣致超然無流俗之風莅職以來事日以簡而政日以優不察而詳不厲而肅鄉姦勢害閗命而沮熄蔽欺悖盜之伍藏怒于訟機欲以犯死而不返者初從庭所得令一言而曲直醒解舞蹈謝退而不俟刑平至于申飭所加未嘗不本于仁義而無依違顧憚之思方其有所弛張雖有挾泰山疾雷之勢不能撓奪于毫髮也南城故冗劇戚有難宰之聲而某訪之士民政理盡善近數十

年來未見可與若人比者唯是往年蘓秘丞緘及近去
吳秘丞審禮皆有能譽于此縣然猶各有短處蓋蘓君
喜土木興造故或涉于煩苛而吳君之政迺獨不盡于
理稅科徭二者民事所先而鈌閉如此若葉君之治則
無得有是蓋今時世所稱為賢吏者多以其能奉法循
令而已矣然奉法循令而已者果不足以盡吾葉君哉
凡令之近民威可以使其有畏而愛不可以貌得也事
可以心了而政不可以言辭善也令坐公堂臨衆務恬

聲暇氣終日不形于喜愠而理道整整使環境之俗讙榮戴賴如倚父母非夫政以悳化者其何及斯比以吏格當移蜀官既已拜敕則郡之士民相與驚起列牒愬于守公且幸其飛章請得終任以悅饜編甿而或人懷其初無阿諛順旨之事即遏沮之到今歎者未已聞此邦之人無富貴老小皆拊髀悵惜譬猶嚴冬大寒方温席快飲而忽有欲褫奪其衣碎其座而覆其醪饌者孰不懍懍乎其憂哉晝陽夜漏修促以天未有可淹而返

遽者今民之情牽于所愛也以吾令之行有日迺恐其即去以至于嫌恨景晷之不我遲留嗟乎何修而得此也某誠不慧行于天下未盡極廣而所以見聞實無尚于此者且夫人才不易得而君子之器能必見于事為難與之間今南城之賢出此誰當賞之乎伏惟明公位任方振當大有為之秋公忠所達朝野所為矜服蓋將收引賢類揄揚養導以備輔熙朝之光如誼之賢宜蒙省録且無使其居衆人之後則非獨長茂明公之德抑足以稱

詠于太平之時擬之福禧古人有言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葢某之所以銜荷明公之賜也厚矣富矣即圖忠報効于左右莫若稱賢之為事故輙以是舉為之先焉雖區區所陳或涉明公之已聽聞者于某之忠猶無害也伏惟加察

與傅亨甫書

十七老丈祕書閣下伏承車馬至自北方去國三年稱遂成名得財得官跋涉無恙歸覲親庭銀髪萬壽幷

邑親朋無問愚智莫不讙夸讚歎迎拜捧擁譬如買臣露綬季子腰金之年伏惟君恩亦在優慰某區區于老丈下風知審顛末自以為最深側聞令段喜與感并竊以往昔慶歷皇祐之間世路靖康廊廟大臣以洗拔丈人為先務布衣起茂材因以至宰輔其下或為列卿至尤不幸猶不失禄養于此之時盱江之湄辭學渠魁聲動天下者有李泰伯而陳漢郎與老丈為之流亞志氣軒赫掩蓋褒博物議欽悚率以顯達奉期而天不契人

都大落寞泰伯晚蒙收名俄亦死于鬱鬱漢郎不及䑛
布衣以早世老丈獨存而窮悴無雙艱危萬態險不自
濟比過五十而羈游萬里干戈戎馬之地辛勤暴露乃
蒙一命補吏于海上此豈足以為老丈之福哉黑頭公
卿秀髮御史迴首戀然雄文好詩填委篋衍傳滿吟口
曽是勞神殊不得力然則今日衆人所以讙夸讚歎者
見老丈一旦輝彩而莫知平素之襟緼也孔子録詩有
取于淇澳緇衣孟軻春秋並稱彼善于此不得于其卓

卓則次而又次者亦所感叹顧不為充盡而已老丈之賢不得大行其志于當年而遲晚綠衣初隨趨走之後較于漢郎則全勝視泰伯則稍過之若向宰輔列卿論焉葢歘然矣士之抱負出羣而遭遇不偶如此雖世道有不相與而亦區區所為感歎也河湟關陜舊事每從紙上披見恨不如太史公周流縱覽故都遺迹以快心目老丈留連其處日月多矣想無不熟于指畫冬初去書社且展謁高堂以諮世變邇日惟冀自重不宣某載

拜

與傅商容書

三十四丈秘書閣下季夏極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往在城東幸得參拜行館過蒙引接至于忘年出示所著易圖口談手點不憚再三某雖愚未能悉悟述作之意然恭敬德美比之身遇不啻百感歲窮走洪都仲春却還舊山到今困于多故酬酢不支因亦不得馳送尺紙請問安否傾企媿負交戰無已祕書風誼峻潔須向古

人中求之流俗卑汚知與不知益不足計某亦未超脫流俗方且與之同波而就中檢校尚能商訂文行不為衆人好惡所蔽此一直耳天下之人不限古今皆以能賢望于儒者而儒者亦高大其說如必允蹈及察其迹則不類市人者少矣農商鄙人眼不識字耳不聆仁義之辭然安其職分貧不至墨羨不敢竊雖甚勞苦不緣僥倖而布衣書生以士君子自號乃由少壯至于老死胷中擾擾不離嗜利矜名捨性命犯禮律而為之一慕

十十纂百百纂千千纂萬萬纂億億纂句股夕禁力不必破蝨而自許回天智不必衛足而自許窮神葢讀周孔書之徒于六經之言未克躬行一句而開口即罵老莊方其罵時頗似不墮人短及察其迹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八字者千萬人中無一二人踐焉此所謂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者也一語罵老莊尚係毀謗況終身訕笑者哉夫少而求仕進至垂白而不達亦可以卜其身之窮矣顧乃撑衰扶憊一步五喘五步三息趨

涉長道以冀或近于利名此當世之人所同欲也于未必得者如此而況于可必得者誰肯捨之祕書三薦登科補吏大縣一跌于寃誣盛年拂衣歸卧林野不復動念親舊敦譬諂旨開示一如不聞被服飲食粗素薄淡不啻屠酤俚兒而安若八珍重錦魚輕鼈忽黽鼃猘吠相因而進而蒙受理遣不為之變考經論史日作清詩取次勝人而不為時名此皆千萬人中未易尋者也而祕書以為士固當爾夫流俗何足以知哉夷齊不經仲

尼評品止于蹇拙餓夫而已李仲元見知于揚子而人更置疑近者吳孝宗能為出衆文辭而邦人呀呀謂之可怪至信都公以詩褒賞然後笑者口吻乃斂士之蘊藉包蓄惟求名實相副而外譽不惟其實徒鶩于名故世俗紛紜如此祕書風誼豈以有求于世而為之哉某所以歎嗟切切者感古人而已矣亨甫新慰遠歸想旦暮聚首吟笑之樂良不纎細漳浦三郎久不見消息不知有諮覆上左右否某坐山間亦漫銷日夙聞東巖幽

名尚未投足冬初思一往并得上謁戶外起居全望珍
愛謹奉手記不宣

復傅濟道書

昨許秀才經過連得吾兄夏中兩書伏聞官下諸況平
裕太夫人壽康不勝延跂之思所示古律體雜詩一軸
辭致良佳如白雲村篇殊有作者之氣視今日之賦諷
勝前遠矣方又屢進不止則古人何必獨能哉聞有解
周易及論語孟子文字甚善雖未得借讀然觀答徐生

書可見別來道學所造雖然濟道用此趨時以致及物之功業則可果以為儒者功業正在乎此則吾恐未也古之人有大勲名不少顧不必皆能解經而善解經人亦未必利澤當世漢以來學士可按矣益古之所謂學者非漢以來之所謂學也孔子所繙之經天人而已其言雖有詳略要之可以心通理察非有虛荒誕幻鑿無出孔之致三千七十二子所以服膺不捨而終無事于傳注者誠不以不曉期後人也孰知其後日解日昧如

淳滌塊而為之者轉稱第一難能且爭為者相望乎哉夫一經而數傳亦已足矣終之又有疏釋則滋足矣賢者雖不見此當自曉之愚者雖盡讀焉猶不可曉也然則漢以來經師徒以口耳亂學者之性靈耳如使其言具當則後人何必更言之如使吾道不失于聖賢則何必專以說經為效此始為傳者之過也今之人有心智可以通理義猶昔之人也彼後之人亦猶今耳今吾不盡信昔人所言則後人不盡信吾言葢可知矣不蘄力

行誠身而以唇舌紙劄相乘此爭為者之過也吾嘗取譬解經之家正如水鄉漁戸方其垂綸合網而有得也軒軒然見喜色似他人莫我若者不思自古習漁之人屢得此也及其挈而之市也茍售而已不計人之貴否也故有以昔人之陳説為吾之新立者有以衆家之同辨為吾之自得者叫呼而逞詫突梯而希譽欲以厭服人心而反自彰其寡見淺聞其可憐如此往日宋咸注周易自以無比及歐陽永叔取郭京説照之然後論者

笑咸為盜翁雖不笑者亦曰縱咸不盜京孰知京非盜
昔人者乎是則宋郭之所負未有以變王韓之解而徒
以取盜名于世耳士誠欲學經用先儒所說而發我之
神明見于行能可矣先儒雖有短何必力毀我雖有長
何必衒人不聞夫傳註能致益乎哉則益宜不小矣其
書既多故也嘉祐中詔求遺書其解經家學名存而書
亡者每經數十家而新唐書藝文志所錄解經之書存
者每經亦數十家夫未嘗盡見古人書而遽以我為獨

得也其誣孰禦今日解經人極多大槩不出于介甫之書與皇祐以來題府韻類無異也先時王補之解論語衆甚欽仰俄而皆曰是得之介甫云耳然則為補之者孰若靜坐熟眠而聽介甫自說乎介甫未嘗不開說也則天下之士苟已心服介甫何必區區各鳴喉吭哉僕誠怪為之者不思也或人謂彼非不知可以勿為然不為則無以合世故已顯者以此示其可貴未顯者以此希其見貴嗚呼若是則滋惑矣夫今天下之待介甫不

過如周孔耳周公至顯而作六典孔子至窮而緒六經然當時無人傚而作且緒者雖傳解之文皆不為之而何害其服周孔乎如以為直希利達則不必更稱深知道德性命也濟道末三十而得官在仕途以材敏見知于上之人地雖單平而勢亦利進今所為書特以抵當路大官趣為教授直講可矣如盛心初不為此則吾儒功業當重思之濟道不信吾言乎請約自今十年遠至十五二十年間視今日解經諸書具傳不熄則吾飲墨

甘罪可也蕭統所集繆多而是少如王儉任昉之作秖以汚人耳目濟道讀而擇之老氏師資之論可以為喻矣新詩繼有作不吝寄及幸甚幸甚

灌園集卷十三

宋　呂南公　撰

書

請見張太守書

布衣之僥倖亂禮也爲日葢久治古之時道德致明而上下之分正貴者必尊賤者必卑無所容於輕犯士之未命者有庠校以觀其才有物論以品其行可獻而官然後賓於鄉老其禮甚嚴其義甚修人雖欲以跬步踰

其涯分顧不可得至於後世此道稍隱則唇家舌戶挾其放僻欺傲之智以游乎羣爭洶動之間招權而害勢納安而出危使夫在位之君臣一以賓師弼相處我而在位之君臣猝亦無計以杜其所犯蓋卑者之有亢於尊自是啟矣人之心蓋有未足于得而妄於求者是以益衰之俗相與趨於其謬而一入於僥倖之鄉無忌憚焉由今之習有毫毛絲粟之得者則矯矯然急人之取已至自洗拭必曰古之人固有被褐而交公卿矣且命

雖足俟我何能自滯於斯而本無知者又囂囂然遊於公卿之門亦曰遇合時耳禮何足遵又其甚也則假竊文辭沾譽乞援以羣行於造請高之有天子之相庳之有道使州侯其門無不可登其庭無不可分其禮無不可抗也側卓其冠斜曳其衣執刺而懷書九十其流以幸上之人莫余察擇而上之人果亦不暇察擇亦曰士而已矣周公尚且禮貌令何用靳靳為哉而布衣由是益不遜乎參直諳一不得願則大者釀怨謗小者藏忿

恨至於得願則固未嘗揣己之為何如人也嗚呼此其儒者與曾謂儒者而果僥倖以亂上下之禮乎論昔之賢蓋莫賢於孟子而孟子則曰禮不為臣不敢見諸侯孟子之於諸侯雖或見矣然而未有不由於義而出於禮令惟賢如孟子乃可以當此耳而果然耶其未必然也先王之治蓋未嘗不以賢貴行成然後賓之夫豈輕士而不之重哉舉今一郡之地廣狹所不可較而以進士名者動至數百人數百人之中其不敢希禮貌於其

上者少矣謂數百之人皆賢皆可賓吾終不信而已矣事惟有此是以知其謬者常至於惻楚而形歎雖然歎而已矣欲遂矯而奪之夫豈容易哉不容易也則有不欲與不敢焉而已矣往年陳烈居南閩憤世途之澆薄則一切躬行三代之禮思以庶幾草正然烈口一開步一遷而笑罵之聲暴於風雨夫欲草正悠悠既亂之禮於卑賤已亢之後豈不殆哉古人有言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今布衣塞滿天下業以僥倖相師而為人上者又

罕暇於察且擇焉則屢嘆之家非不欲與不敢而何所處某亦布衣之士於古今之變既幸知而嘆矣而今者亦未能脫迹於郎中典謁之前豈所謂不敢者歟士惟無衣食之憂然後得以安行其可願顧猶不欲戾衆以撓其恐今也飢寒相迫資文學以乞借於人而敢戾衆以自危乎哉故雖某之不敢亦郎中之所宜哀矜者也郎中以文學取富貴其聲華勢力足以表率衰俗其教令刑政足以彈治所臨而猶降屈州侯之重以禮貌諸

生其亦不欲靳靳於禮文已犯之日與是固某之所以望哀矜於左右也某少疏愚不善學既長吏束於貧窮而尚從道德文章之後聊得所見亦冀乎有成郎中不與之進其固無所誘恨與之進其猶熟自知量伏惟高明下亮區區處之以非僥倖之徒亦已幸矣

請見蔡太守書

郎中閣下古者謂泯泯無所聞知者為民而於民之中命其問學才智足以事上者為士則士之為人名品異

乎衆矣方其取之也有俊造進之序及其任之也有中下之等階而升之察而責之德益進而道益充則自士而爲大夫自大夫而爲卿爲公貴於是乎盡極而實始於士且孰有輕而賤之者此周已前所以有治也世稍下衰而教非所教養非所養人各自謀而理有不循義有不由然後天下爲士之名多違其實賢者羞與不肖伍而不肖亦誣賢者爲不足用羞者未必顯而誣者未必晦也於是混行雜居口舌沸騰而上之人始疑士而

惡之矣此秦以來所以有亂也夫人才有所長短而事待賢而後濟有識者所共知然士有見貴與見賤世有稱治與稱亂則亦豈特君師之過哉學為士者固有罪矣不足以為士而不肯為民已未有一二而治人以十百恃此以干時且焉往而不露其底裏底裏露矣而猶竊借聲彩覬幸際會囂然衒耀與物相傷嗚呼罪宜誰屬也士之名既不足信則又變而謂之秀才蓋指其有以過人者云爾而秀才之名益不足盡信波流坂降日

滋久遠至於近世則嘗捉筆吟哦摹寫文句者其自列於公府皆曰進士而題號於民間皆曰秀才高冠華服秦楚一概孰能辨之亦曰儒者人耳金有不離沙鐵有不留礦夫何必審究姑聽之而已矣萬千百人各兼周漢之賢名而至不能免秦之所疑惡此其果有可辨哉有司按言而不暇詳行則去取偶然而已邦君大夫之勢可以詳按言行反曰非我職也彼窮達有命而進退因有司固非我職也是故君師之任與學士之名俱喪

其實雖有不喪者已如曉天之星宿矣日者郎中以仁厚端平鎮撫此邦歲既再滿而其不肖之身幸在照臨之下可得參逐諸生尾末以望拜堂階預聞議論以警補所闕然終未敢者豈專為異者哉單平特獨無以杜混雜之誣則為士之實有時而未信於上況當不必審究之日紛紛造請於守將之門何所云補即勿往焉誰以為問此其貧賤之姓名所以重煩典謁也雖然以郎中賢德之所存過聽之所受明察之所及固不俟終日

而參觀畢亮矣方又久以再歲之鎮撫則郡邑之人才長短何以隱遁但令不事進退耳按言詳行未必脫然無意也夫自治古而言之則不為臣不見諸侯非罪也自後世承俗而言之則衆皆先而一人獨後有不免於訾矣因從俗而識邦君之面何憚而不為此其貧賤之姓名今日所以輒煩典謁也若夫宜為民宜為士名實之所應雖不敢望猶願郎中詔執事以疑否而定賜見焉謹伏旌戟之前俟命

請見葉太守書

今之公卿大夫莫不接士而士有不願於其間何也得非所接不在至誠而所蒙接者有不足以居為士之實乎聞之李唐以來布韋所以造請達官其事極卑其恭極至失已踵門不敢期必見得見則不敢數數往一言之酬啟齒之借更投文以稱謝其屈如此然士不憚且未嘗以為羞則賤有實而貴用誠故也遐方寒人徒步藍縷以入京師久不過十年必因文字致成名遂享富

貴惟其所有如何焉耳羈旅之甲恭終身之行志何憚而不為方今内之二府百執事外之牧守使副下至一命之吏率門有賓次承俟謹飭白衣朱紫羣行例進苟納謁焉未有不得見者雖數數焉無拒也顧其相與無懇惻之誠則亦紛紛徒勞而已以儒自號而行不若市人謂之才俊而筆語比俚皃獻詩書上名刺非其可則以為若海萬一僅似或曰安知不以假竊來乎其相位待如此所以有不願於其間者也古之人以十室之邑

為必有忠信而令郡國廣大進士動至千百乃無魯邦之一人哉自其在勢者不加察擇徒不吝於禮貌以收接士之譽而士之實否何以明之彼澹臺滅明徐孺子司馬相如王褒之徒亦幽鬱自憐而已矣郎中以才學起家致官郎位據古侯伯之任既貴重矣適屈於此而治效餘閒特有接士聲名與之分庭抗禮者凡幾十百人矣高明之鑒以為可用至誠待之者又幾人耶毋亦汎為位待以行謙厚之德乎伏惟盛心宜不止此其不

佞耻為世俗之儒犬馬之齒三十五矣蓋嘗憤歎士無以取信於人而虛偽相與拜跪往來非榮幸也故再三至京師經由郡國不啻十數未嘗以名刺輕試於朱門誠恐其未必察擇而徒勞取羞無窮期也今乃願見郎中則豈無說夫以一郡之衆太守之尊而降屈於布韋諸生與之交際而其心耿耿惡所得非其人亦羣士之恥矣輒不自匿試獻雜體詩一卷於几席之前雖未足為述作之盛而可略觀其實也或賜之見而有以照其不

為假竊則豈獨郎中不愧於魯侯亦敝郡庶幾十室之邑矣謹立旌戟之外俟命不勝惶悚

請見鄭太守書

某昔在舉塲十許年間經見五守令乃至茍有位在此皆納謁而造請非病訣也以為自此而得仕則資適如此無所可擇也其後侵尋失所擬望而揣測衆情頗以無用見期而某亦年漸高心氣日以衰耗自料不材諸誦讀之伎不足復爭則易冠裳濯筆硯而去耕於田野

非病狂也以為求進不得則當退不足躊躇返顧於造
請之紛紛也夫歳果時蔬人所日待而存養之過則滋
味堅重不足以動人而狐豹貍犬一失退藏之計則不
免人禍深其根善其實安其室則天之歳時地之山林
守之以自然誰我訾者此不肖之所為遠引固自處以
世之忽忽必不吾比數者矣不謂邦君重位天屈以明
公之賢而聽採廣遠亦下及於寒微昨者南城令尹告
以明公嘗賜齒牙餘論且有不過門之恨是以其伏謁

戟前敬謝德既而負薪有疾久未承稟内訟於田廬非朝夕而已夫以郡太守之尊一布衣之卑螘垤丘山不足方其懸絶而叨蒙顧録良出慮表辭章謄語孤耿拙行何足以塵瀆長者門牆竊以浩渺九州二天在此兩縣瞻戴均受雨露久已三歲不為不幸今值明公解符有日而其鼎來願一展敬雖不敢必猶俯伏以俟將命者進退焉

上知郡郎中書

其郡之諸生也貧賤而無能是以善窮窮久矣而性識所見尤忌憚於紛紛間嘗有言以為天下有至樂獨在乎無所於事使知履地之民皆知有喜於静而無妄於動則宰相可以常才居而百執有司遂得晏閒之趣蓋古今之人間世所以多煩而少佚者正以不重於動故耳事未之無理而物常各有分安我之分而循乎理以對之使凡事先不在我焉則上自上而下自下何求之有哉道誠出此而有至於不得不動則亦可以逃名於

妄耳矣日者郎中屈旌車於敝郡既成簡肅仁明之政而又優禮於士人儒冠之徒莫不進拜堂皇望見舄履而不肖猶不欲焉豈特為異者哉以為分之所居適出於寒下殆不足以妄犯威尊則亦可以致妄於所安焉耳且夫守邦之賢俟有美於治術既足以勝稱委注之任而布韋舉子何事而必相勉率以行曲拳擊跽於其前耳夫曲拳擊跽豈亦果為賢太守之悅與四坊二縣十六鄉之人莫不安游定息各無紛擾之慮譬如黄童

乳孺時值清夜雖有袄歌華燭之居亦且舒愉然默寐
於姆褓之懷顧在布韋迺思反是即起以紛紛耶蓋其
之窮迹所以晩干典謁者凡欲以致鄙昧之見安寒下
之分以庶幾無所於事之樂如斯而已矣嗟夫事之變
有出於不圖而理不得以勿循循而順之則自然私欲
有所不容意必者頃縣北歸初寄食於縣邪而謬為大
夫所哀收而撫之謂必有成以至於掖借孜孜而郡佐
諸門嘗納謁焉嘿而慮之已怪已之異昔而忠謀之友

迺因是而見語以為今業不能專於伏臓執若遂拜邦
侯亦冀蘄於教賜也天下之去取有所同有所不同其
故在乎賢不賢者見知之間而已矣大夫州佐在邦侯
之側其相與樂交意亦甚渥而俱賢之聞蔚煜久矣大
夫州佐常肯不棄庸詎知夫郎中之執事者亦不同取
耶且果肯下教也耶是其之所以不自疑於妄動而有
今日之來也謹書陋意以呈并自解其不敢為異焉伏
惟矜察塵瀆尊嚴無任悚慄之至

請見韓簽判書

寺丞閣下今天下之所知者勢而已矣其次乃以德論然莫如向勢者之多也上自王公下至乎一命之吏權在則門如熾炭權去則門可張羅此不學而能不占而自現者也儒生學士平居放語非德勝已未有肯以一辭為人屈者比其行之則常謬戾視當時之事茍有毫髮可冀則不暇顧其人之如何夫今獨以衆人間焉何也青袍紫服旁午衢道朝與之接武夕與之聯鑣德雖

若淵騫未急於致敬也明日移而據臨庇之位則揚裾
探謁廢寢食而往雖有不為此者少矣其於天下終不
能以衆人自許正由貧苦之故迹未有以愜其心雖然
猶有所在也寺丞以文雅進身官已離選曹位已佐軍
麾今日之勢雖未克稱盛德然衆之欽戴既已悚肅公
堂趨承客幄不慮無擎跽之徒而某亦鳧鶩進焉寺丞
苟不賜之矜察則某何人哉區區之私惟此之念謹先
以告典謁輕犯清塵慚怍慚怍

灌園集卷十四

宋　呂南公　撰

書

請見蔡簽判書

夫學士諸生所以安其素踐而無意於人之知不知不屑於上下之交斯固足以得賢名於衆若夫莫倡莫從與事同波内不傷真而外不異俗則亦不失於能賢論二者之所趣可謂戾矣唯其所存皆不違於道夫是以

安而不屑者足以立己而不害自愛本不異俗者足以行禮而不為自輕日者聞之常夷甫在汝陰閉户而靜居郡邑之工僚非亟款其門則不忍出見而王深甫則異於是凡得位於汝陰之人無不紛紛而造請上自守倅下至榷征之吏適來則為之出郭以迎適去則為之出郭以送舉以此為常兩人者天下之所謂道德君子也而行身不必同如此且夫儒冠之徒苟為心迹所經不在於罪科則亦焉往而非其所宜然覩今世之人工

造請者常蒙才具傑出之稱而喜静居者或謂其無能而引分悲夫士人之出處固不免於悠悠之口歟蓋嘗觀之天下之公論仍未可泯滅也自其存之不充是故有趣而人莫我信若乃溯乎盎然無所俟於外則其所以舉而措之誰敢妄議雖然道德之君子不可以人人望其聲華則日可貴而紛紛無能則日可賤皆事之宜然其尚何悲若棊之不倿上未之配列於必貴而下不當自棄於已賤初縁凍餒之急不得即求其志於山田

曠蕩之中則亦投足於舉場以近卑摧是雖未能異於俗而所以自愛者猶在故常願立於常王之兩間且安且同而無所苟焉事容已而已之所以庶幾不屑事不容已則不强已所以致其行禮之心寄食以來蓋六載矣貧賤之姓名雖不足以關士大夫之聽采而郡縣仁憫往往賜之哀矜每惟造請之非工重以勞善議之口則迹在公門終非所宜顧在位多賢則汲引之公而草茅緣值或有時耳伏惟閤下才德兼茂取稱於時寒晚

諸生所宜歸附而今者位望實佐軍麾聰明發達枌社比鄰將被福澤則一介之微雖未能賢猶不當以紛紛之後自嫌而不思進拜以謝窮鄉之幸若夫哀矜汲引如亦在願而何敢望哉謹布襟私小辱閽人以俟進退之命塵瀆清崇不任愧悚

請見曾簽判書

寺丞閣下書生以造請有位為事其承習舊矣其言無不曰敬慕賢人君子是故趨來不敢後然其心未必昇

口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混同其衣飾九十其朋曹盡儒之造請者也魏之人官於趙猶不必遽諳其士人才品況又遠而官於秦於蜀於楚於越其不必遽諳固可知矣其聲迹地里初未嘗諳而各以敬慕為言其來也則亦浮泛接之而已拜則答問則應去則送數數焉則謝此有位所以待書生而常雜以猜疑者也夫有位誠賢而敬慕亦皆誠賢則何至論此唯其有不肖而偽者在焉則其趨奉之心亦僥倖利澤而已矣而造請

之徒自是日賤見賤矣乃後有知恥者不顧行焉而不知恥者陽陽莫自反也指其顧行者以詈之其人才則曰是其作傲其人不才則曰是其無能詈之不止而有位者愈形踈畧矣夫以布衣而造請上官既非盛古之法方又遭承踈略其何足顧然為之者未嘗不多則僥倖之風振蕩故也某亦此邦之書生葢嘗承習於造請而亦不免於詈矣唯其頗知禮義之分是以安焉而不斳避動焉而不忘悔頃以寺丞屈佐麾符蔚有賢聞則

攀援隨衆固宜不後乃及今日始往則亦不敢率然以取猜疑者也生長貴富而自將勤儉緼負文學而坐占情僞此寺丞所以過人而衆所以不敢忘於敬慕何特不敏而敢忘之誠恐左右未賜察慮而待之以僥倖之流則得至坐隅非所光益而區區悔恨無自洗釋也謹先有辭俟命屏外伏惟不吝指顧

為人請納拜書

某聞天下之所以有道者以其事不違於義也君子之

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由義而不俟乎教率也蓋禮生於義而義出乎道則先王所為以義望君子而以禮約小人夫所謂天下之達尊者豈必為體道窮理之士言之賢有以過於人位有以臨於下年有以先於已是雖尋常人莫不知為可敬孰謂身為學者而莫之知然則先王之所以言此為待教者發耳自世道衰天下之人或不明先王之意往往放一身而弗率棄一日而不用有國家者恥焉是故持之以刑小人而違禮則得禍於

刑謂之君子而有不由乎義其自省也當如之何伏惟郎中清明端厚賢德已盛名在郎位列爵已崇年踰知命計齒已優維是三者自宜先敬於時而今日之職又居郡守之尊為之下者當如何而合義莫不致恭矣而某以縗麻之艱伏於室廬而獲參於士人間雖望拜爲履然執事者猶守以謙未即聽遂其心懼焉竊以當今仁人在上廊廟公卿皆命世魁傑方將修明道化以復治古而郎中承流在事當亦終顧匹夫乃過常之謙而

必屈禮數以外一治部之鄙人萬一閉拒不納使其區區不得在義而遂列於待教率之小人諒非郎中之意伏惟俯順卑欲賜之允納且使先王之道一明於天下亦維賢執事之職豈特某哉謹叙誠辭蒲伏賓次冀所以命之

與王夢錫書

某頓首城居搔冗故久不為鄉友之問然時時諮訪往來頗知體候清安用是自慰吾徒幸能以道誼相存當

不於紙札之數疎遂分勤怠以不肖之奉倚在此固足
下所宜加亮也近於季源處見夢錫新文一卷讀之莊
然敬愛不敢少損如對萬乘聖君然至矣文之髙也甞
與季源言今同輩中求其識悟理趣如夢錫者為不少
至於思致清拔每遣詞設色即便過人未見有如夢錫
也僕不敏而游文之日久凡堯舜以來作者之辭皆得
占次其要知其所以立而所以得也譬如湖商海賈雖
未必盡專天下之富而天下之珍奇怪偉無不熟其品

致而中其光價者若夢錫之所出誠不易得也貴重貴重觀古今文人所以論著氣質不齊要唯才之高者則道益宜足彼才之卑者道雖不足無所訾議蓋才卑則氣弱氣弱則辭蹇為文而出於蹇弱則理雖不失人罕喜讀人不讀矣則誰復料其持論哉夢錫才高僕是以區區矜裁願慎將於道而一期於足適觀義解神怪記所叙詳悉掩卷而思之不敢遽以為無但就中而議則未免於諔詭昔人有記王輔嗣注易事者云結茅為人

目以鄭玄特因鄭注之繆則撻之他日鄭見形恚責輔嗣懼而毀茅人此言亦怪矣世間事變纍纍有出於怪者人常對之恬不為異至於文士敘述則動見檢責韓退之作一羅池碑到今好事者以為誚陸希聲志一夢於易尾學士指以為笑且羅池之事豈足驚耶希聲之夢亦無足疑者令希聲而不志夢則何害其易傳之佳耶然世論終未肯如此以新記所叙過於羅池希聲數倍此安能使人帖然無聲自僕見夢錫此文聞外便有

籍籍之語間時以所慮對之則彼必見復云信如若論
則當今善解孟子者莫如王介甫學者多稱之若奈何
不與介甫而獨與夢錫耶天下之理未易以脣舌究正
為夢錫計則姑毀此記未為害事蓋以涉世而言則夢
錫勢位不幸未顯故不欲從未顯中得好怪之名於衆
口使歐陽介甫而有此記人或不議矣然守教者更云
歐陽介甫必不以此流揚也人言可畏願夢錫自思之
令僕決勸夢錫毀之則已得罪於窮理之士不勸夢錫

毁之則又得罪於守教之家勸與不勸僕俱得罪若夢錫則更在乎思與不思之間耳又觀言道頌亦竊以為不必作何者道本不俟多言然後顯也自孟子之後有荀有揚有王有韓四五子皆空言而已論天下之治平則漢文帝唐太宗兩朝已耳時皆無孟荀揚王韓之賢而道化亦盛且四五子者固不幸無位於爾時乃涉寂寞但均不幸無位矣則孟子之言道不過於孔而揚子之言道亦不過於孟重疊焉而已矣孟子之言守仁義

荀揚王韓亦何曾不守仁義哉故聖賢而不幸無位則重疊空言千百人與一二人無異也孔子之時儒教備矣雖經秦火猶不害於傳蓋教道之出乎人心非簡牘多寡所能軒輊吾嘗以為四五子者有之適無害耳如使絶然不生與有揚無孟有孟無荀皆自不害且孔子之言具在寧俟餘人乃可明乎今夢錫所頌乃如此僕固不敢從同也衆人方驢頌序所説以為太怪此亦僕所不敢同者以經教所言多有推天援神事且求當時

之迹亦安有與上帝授受者天乃錫王勇智帝謂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豈與之接足乎退之稱李杜詩亦有天公呼六丁之語蓋文之竒變或用此僕不敢從衆以此怪夢錫也饒處士墓銘云時節宴集必以文甥坐衆賓之上此言適足以彰處士之失德世道自有尊卑疎戚之序安可因文以亂之若處士有婿如退之則當為之執鞭結韈乎恐夢錫俊於文而不暇思此也淡亭記理意最佳而率用佛經中語此亦似過當僕嘗愛

元微之鐫經記云佛教之言僧當為我説我不當為僧言也此段尤精不知夢錫取之否世之文蓋有用佛語者要之不足比數則無用誰何夢錫寧自棄於此乎僕於夢錫相知最晚然一再觀文遽有論請蓋主於敬愛之深而不敢以面朋相處且使夢錫才氣尋常則其何帠哉今世之人未必皆知夢錫之文正亦悚聽於知者奉稱而已至於叙述一有未安處便陰咍而嘿議此固不能傷夢錫之賢但亦不欲及此與季源商略夢錫文

義亦與僕言不異夢錫即不信僕應信季源矣思之思之秋初爽氣苦嚴早夜定輒清冷東平齋館虛曠文學有餘樂更希將重書不宣懷

與張户曹論處置保甲書

某再拜三五日來野人爭傳景倩奉符文體訪保甲利病於諸鄉區區閭之不覺讙怏竊以官所行有未免於民之恠者至於再攻而尚在也今乃遭承景倩臨之庶幾息且已乎請為景倩言其故凡令保甲之病有二一

曰離之合之未適其願二曰使之責之未出於憂此皆不可不察也大約今之居民客戶多而主戶少所謂主戶者又有差等之辨稅額所占至百千數千者主戶也而百錢十錢之所占者亦為主戶此其力豈同哉力不同也而例聯之責以知覺應援則百錢十錢者憂矣又使之承受縣之期會諸文凡異時耆壯之職分皆移於鄰伍之家矣此其所憂寧有免日夫所憂者非力厚之家也正在百錢十錢之家耳百錢十錢之家名為主

戶而其實則不及客戶何者所占之地非能給其衣食而所養常倚於營求又有兩稅之徭此其所以不如客戶今乃有一旬之間再詣縣者有兩旬之間三詣縣者然則營求之力奪矣其家不得其人營求則既坐蒙飢渴而其人則方以期會不整得撻刑於官而歸然則詣縣不及營求而得撻刑以歸卧又不能此百錢十錢之戶所憂也而客戶之憂又其最重何者客戶之智非能營求也能輸氣力為主戶耕鑿而已則其一日不任事

其腹必空而況使之與主戶共分一旬再旬之憂乎此正所謂使之責之未出於憂者也今之民居無常定也有團落之間雜數十百家者有五里三里寂無一家者有東西相望而阻以山川者有懸絶之聚止於三兩家者此皆戶名著在官書而其遠近疎密則官所不能知也知之者其里之長正而已今不以責長正而使胥徒坐廡下按籍而列之蓋胥徒能以主客戶參雜耳安能識其所比而聨之是以一版之民有相隣而屬異者有

極遠而屬同者皆按籍遥點之效也夫所以為之保甲者為欲其有事則相知覺應援也今乃割近以附遠引異而配同其能有及乎西鄰有急而東隣坐聽也問之則曰我版屬異矣而使其遥遥者來來何益哉南北亦然此所謂離之合之未適其願者也維此二病其原非自一司也縣稟州州稟臺臺稟大農大農稟政府然則其民之或病汪洋於荒村僻里之間豈今體訪所能治之但卹急而計則使責之病雖出於輪差之文而可以

稍至於簡離合之病雖出于客主相參之文而可以稍至於便此則體訪者之能治也夫保之之法長正專領其聯比而官直明其督責則民以所願合而便矣雖主户少客户多然束於不相參不得已之勢許其私意之相與則縱有差遠亦愈於按籍遙點矣此所謂稍至於便者也村耆之役猶未除去而新條所列亦謂伍中自有事起則責其關白耳豈必以越其伍越其伍而期會他事哉誠能不責其越伍撫事則所謂稍至於簡者也

幸今無事民無凶荒兵革之患而保甲法行數月閭民且怪而憂之仁人君子幸當其任可不憫歟憫之斯救之矣救之之術非使之稍入簡便而何為乎或人以為長正專事則患在假擾此又非照情之論也凡人所以不愛其身者皆衣食不聊生之人也彼保之長正衆戶之豪貲產可戀宗姻可憐其愛身之尤者也平日小民犯分於觴酒臠肉睚眦之際而臀膚屢破然不顧者自以雖死無所睠惜故也若蓄利之民則鮮有視刑誅如

無有者矣方其有所不免則厚賂以求人其心豈不吝財哉愛其身而已矣今為長正助役之不免者長亦為之而坐困稅額之强輒得無窮奉官之勤其見歉矣上有明憲一陷其科則小徒大黥彼何苦而不避也此固情之易照者已往者某自洪來過郡下而李源法曹頗以輿言未利為説當是時李源被符將以體訪故也而某亦欲吾民之勿怪而思有以忠告之蓋自東出邑門行百三十里歷四鄉境土而後至吾山而住山中又以

六七旬而所得于輿言者未有不病此也季源雖以家禍去官而景倩實來豈天使吾民之怪遂息於此乎以景倩之仁明宜已盡察此等而某猶爾云云者順野人之所望也伏惟加之覽而亮焉

又書

前辱黎灘迴示以所議保甲事為未盡知新法之意景倩以此語處我非不可以受也但詳景倩所以發語之由則猶可以勿受何者景倩亦未盡知吾意故也夫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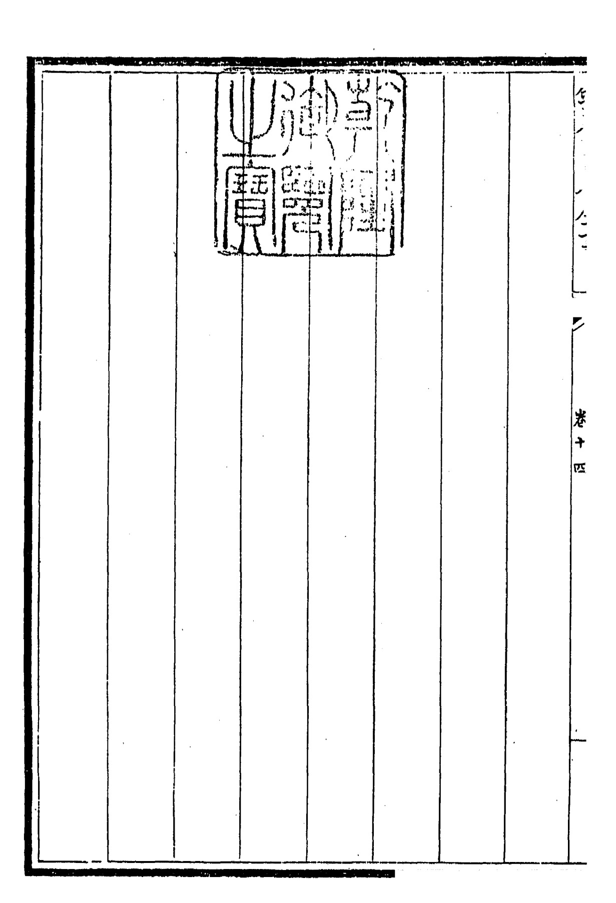
鄰伍為保甲以檢責姦偷譏訶逋逃此熈寧以前縣大夫閭亦行之而民間曉此甚熟矣何有今日曠然大變吾君吾相之盛心推徧海内而書生猶不知乎蓋奉行新法者有所未當時措之宜則弊所以形弊形則民之所以怪且憂景倩以使責未出憂離合未適願謂舀法之所無此何言耶使法而有此則何以謂之法也法無之而行法則不免有之景倩豈獨不聞且見歟前奉論之時縣所下期會諸文月數十於保正所而耆長所受

或十餘而已蓋保正雖豪而其職則總統衆長其受符於縣則退而關付於衆長衆長又輪轉而付之其屬户此官所許者也而且越鄉跨里責其辦事事未必辦則官不得無懲艾之威此民嚬所以流丹相照也其豈妄議哉嘉祐末年令河北都運吴公為南城亦行保甲矣聯二十家隷一長而不問主客户取於比近勢足以相及而已當是時領事者唯在者壯而不聞有擾民之患蓋唯不委者壯而屢以官臨乃所以致民之擾也彼以

為平昔聯保甲官未嘗臨而今則臨之此其不止於檢
責姦偷譏訶逋逃必將有以勤我者其所以擾也而況
不能無離合不適願之怪乎今保甲所在有相去十里
者甚者至十五里有隔山阻水有異保殊坊者而並居
一聚之民則都大析碎宜合此而反附彼者矣某豈妄
議哉景倩以為上官諄諄開其申愬有未適願則為改
正此非某不知也使官不許又不改正絕無紛擾之憂
則官猶不失為煩民猶不失為勤況乃胥吏檢治陰求

徵索情所不免保無憂耶視今懸遠必愬之戶率百改其四五十而後可耳然則上煩下勤其有遽盡之日哉夫民知遠慮者寡矣是以未遭急故則未暇愬其離合之非便若知思者則遽愬其然耳然則今之未愬者非不愬也愬在後日而已景倩豈不念此蓋為政而不執其要未有能善者也今懐未必敢之疑而使民必愬無已豈要也哉某雖在山鄉然非日無野人交論者頃以李源誠託故因行而問知其說既未及告而李源去竊

以愛人利物君子之事而景倩君子之英幸當體訪之責足以使民已其所怪故不嫌屢瀆而私以書焉誠欲裕民恩力出於景倩車馬之下焉耳景倩乃云然吾豈風波之徒哉景倩處我過矣數旬以來縣不下期會文於保正所衆户由此泰定皆以幸朓丹臍相慶若改正一事官吏垂意則受賜因吾景倩豈曰小補如之何如之何


卷十四